

5

寻找“赵财主”



○范江公 著

宋红鸳要拿的东西，就是他的爷爷传下来的有关风水术的秘笈以及看风水用的罗盘之类的工具。他对武学义一解释，后者乐了：“敢情你还有祖传的宝贝，行，咱们马上就动身！”

两人立刻驱车赶往北京。到了京城，小陈还没收到钱，武学义倒大方，立马掏出1万元，说权当给弟妹的见面礼。

两人拿了东西，在北京住了一夜，次日就动身回河南。半路上，宋红鸳问武学义：“你知道那个财主叫什么名字吗？”

武学义摇头：“这个我不清楚。”

“这个姓赵的财主还有后人留下来吗？”

“我小时候听老人说，赵财主有后人留下，还是在国民党里当军官的，好像是军统局的少校吧，后来被人民政府崩了，当时的报纸上还登过。”

宋红鸳说：“既然报纸上登过消息，那我们最好去图书馆查一下。”

武学义对此不解，觉得要盗墓就盗墓，没有必要查报纸。他说：“要不咱们回去后先去虎饮塘用你那工具看看怎么回事吧，如果还看不准，那就依你的意见办。”

于是，两人再去虎饮塘，宋红鸳摆弄了一会儿罗盘后说，如果那个财主真姓赵，而且确实很有钱的话，是不可能葬在这个地方的。武学义心里一惊，追问“为什么”，宋红鸳笑了笑没有回答，坚持先去查一下资料。

武学义只有依他，两人驱车去郑州，但宋红鸳要去开封。武学义一脸的不解：“省城是郑州呀，当年赵财主的那

个后人就是在省城被处决的。”宋红鸳说那时候河南省省城在开封，所以要到开封查资料。

宋红鸳在开封市图书馆查到了需要的资料：据报载，那个被处决的军统特务，名叫赵全圣，是个军统少校，许昌人，出身地主家庭，其祖上自北宋以来一直靠剥削穷苦人民过着奢侈生活，其家族在每个朝代都有人当官。据许昌当地人说，其先祖人称“赵剥皮”，死于北宋真宗年间，下葬时其家人还勒死了两个丫环陪葬。

武学义也看了那张旧报纸，见宋红鸳一脸的兴奋，便不解地问：这上面没说“赵剥皮”葬在哪里，你咋这么高兴？

宋红鸳说：“你回头就明白了，行了，复印一份后咱们去郑州吧，今天回不了许昌了，得在郑州过夜，明天我还得去省图书馆办点事儿。”

到这时候，做主的反倒是宋红鸳了，武学义自无二话。次日，宋红鸳去省图书馆查阅了一些资料，下午两人回许昌。

在返回许昌的途中，武学义自然喋喋不休地追问，宋红鸳当时是这样回答的：“通过查阅旧报纸证实了北宋真宗二十一年许昌确实有个赵财主死亡，而且还有两个丫环陪葬。不过，虎饮塘那里肯定不会有赵财主的墓地，而且连其他有价值的古墓也不大可能存在。因为根据我的经验推断，那个地方的地势太低了，是无法让古墓保存下来的。”

“那赵财主的墓地在哪里呢？”武学义急了。

“武哥你别着急，咱们慢慢地找着就是了。”其实，宋红鸳此时心里已经有点底了：赵财主的坟墓应该就在许昌一带，具体位置在哪里，得凭着让他那风水先生爷爷传下来的经验去寻找了。

宋红鸳作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是：首先，从省图书馆查到的史志资料表明，此人名叫赵嘉初，为一方巨富，他死后有两个丫环陪葬。资料中还提到，赵嘉初有个儿子当时担任北宋政府的官员，在徐州担任知府。宋红鸳因此推断，赵财主死后，他那个当知府的儿子肯定要回乡料理老爸的丧事，北宋的官员都是通过考试当上的，所以，赵知府应该是一个有较高知识水平的人物。这样一个人物回乡办理老爸的丧事时，对于一个关键问题绝对是不会疏忽的。这个关键问题，应该就是千年后的今天宋红鸳寻找赵财主坟墓位置的一把钥匙。

孩子需要老师的关注和认可(1)

16

曾经，有个成绩中等的学生写了一封信，其中恳切的话语让很多老师读后流了眼泪。

这是个平日在班里各方面表现不大惹人注意的学生，既没有在学习成绩上、班级活动中表现出众，也不会在纪律上让老师操心。用老师的话说，就好像“一碗芝麻粒里的一粒芝麻，多了不觉得，少了也不觉得”。

有一次，这个学生在化学竞赛中得了一个奖。他抱着奖品回到家里，兴奋得睡不着觉，给老师写了封信：“老师，您知道吗？能获得这个奖，我有多么高兴！在班级里，我从来没有获得过什么荣誉。您的眼睛往往只看着好学生和最差的学生，而我在中间，学习成绩既不好也不差。所以在老师的眼睛里，没有我的任何位置。我很难受，很痛苦。得了这个荣誉以后，我觉得您也许能关注我……”

这个孩子的话，代表的其实是所有学生的心声。一般的孩子尚且如此，那些学习、活动能力处于弱势的孩子更是如此。尤其在缺失家庭的关爱后，因为害怕孤独，他们对同伴和老师的爱更加渴望。

小璐，曾是家长和老师眼中的“怪孩子”，因为她时常会做出一些令常人觉得不可理喻的举动。我第一次见识到小璐的“怪”是在课堂上。那时，她刚刚转到这所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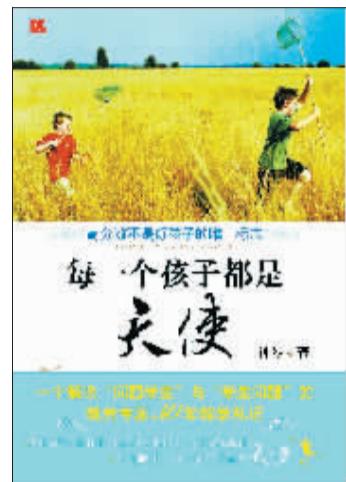
有一次，我正在给学生朗读课文，突然响起一个声音：“老师，我喜欢你！老师，我爱你！”我很惊讶地发现声音来自小璐！她用力地睁大眼睛，露出甜美的笑容。一时间，教室里静了下来，随即，同学们开始窃窃私语，同时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这个新转来的同学。

我制止了叽叽喳喳的学生们，摆了摆手，表示“暂不受理”，继续讲课。

下课的时候，小璐跑到我面前说：“老师，真想 kiss you。”我越发惊讶，心里说：“一个疯疯癫癫的丫头。”顾及孩子的自尊，我开玩笑地说：“不行，老师老了，一脸褶子，划破你的嫩嘴唇怎么办？况且今早我脸没洗净，会沾你满嘴灰的。”周围同学和小璐一起笑起来。

接下去的几天，她依然如故，冷不丁地就在课堂上喊出来：“老师，我喜欢你！”同学们开始见怪不怪、充耳不闻了。我决定找她谈谈。

我说：“小璐，这些天你在课堂上的表现让我觉得很奇怪，不知该怎样



○作者 钟琴

解释。你这样做，会打断我的思路，干扰我正常授课。而且，也影响同学们听课的情绪，知道吗？”她看着我，似乎不在意，神情依然很张扬：“是吗？”

我又说：“你刚转来才几天，怎么就会那么快、那么热烈地喜欢上一个老师？你让我荣幸的同时又感到心虚。好在我这个人比较清醒，不那么容易忘乎所以。”

小璐的神情有些不自然：“老师，好多同学都喜欢你……”

“哈，那你是盲目从众了，你就没有自己的判断力呀？小璐，说真的，老师感觉你在着急想给我留个好印象，所以要和你谈谈。如果你觉得和老师谈话很有帮助，从而真心喜欢我，那就太好了。”

小璐的眼睛开始张大了：“老师，你太聪明了，你怎么就能发现我在有意识地讨好你？”

“你呀，小璐，表面上什么都不在乎，其实心里什么都在乎，你很怕被同学冷落、被老师忽略，急着要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对吧？”小璐的眼睛垂下来，不再说话。一会儿，眼泪淌了出来。

小璐曾经是一个品学兼优、懂事听话的孩子。但是在父母离异之后，她的性格有了巨大的变化，开始变得很“疯”：对什么都不在乎，经常不分场合地大说大笑，逃课，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行为越来越出格……逐渐地，昔日里的“乖孩子”变成了家人眼中的“坏孩子”、老师眼里的“怪孩子”。第一年高考，她没考上大学，复读来到了现在的这所学校。

副刊

电话：65233688

洛阳网
www.lyd.com.cn

买车看车，上洛阳网汽车频道， 信息真实，最具参考价值